

枕石著

浪里金三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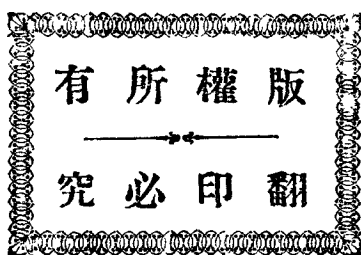
大石題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四版

枕亞浪墨三集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著 者 海 虞 徐 枕 亞

編 輯 者 海 虞 徐 天 嘯

發 行 者 枕 霞 閣

印 刷 者 清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清 華 書 局

上海交通路一百〇一號

枕亞浪墨三集目錄

卷一

經傳并觀

卷二

續冰壺寒韻

卷三

慾海歸槎記

卷四

辟支璫記

卷五

啞啞錄

卷六

蝶夢花痕錄

卷七

詩夢鐘聲集

枕亞浪墨三集卷一

經傳井觀

此枕亞十五年前隨侍先君子讀書時隨筆也。當日庭趨已慚鯉對頻年旅食更歎原荒存此數條以見兒時咕嚕狀況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矣。壬戌春暮枕亞自識

論語記魯事。其書法本乎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曾居於長府。左傳詳其事。春秋不書。若長府改爲經。無明文。傳并不置一語。魯論特書爲長府。詳之曰魯人。此卽春秋內諱之文。爲長府者。實魯公也。後儒聚訟有謂左傳明云公居長府以伐季氏。自後季氏惡公。欲改作舊府。以泯前此見伐之迹。書魯論是指季氏也。有謂定哀之際。三家皆因昭公曾居長府。亦恃其所藏之貨財。今議改作舊府。以隘其規。俾後之君失所恃。無復有如昭公之伐臣者。書魯人是指三家也。此二說皆非。季氏跋扈欲泯見伐之迹。何弗舉長府而毀之。改作胡爲者。昭公伐季氏無成。後之君必不再居長府。以蹈覆轍。三家又何

取乎。改作。且魯論記事自有體例。旅泰山直書季氏富於周公。直書季氏將伐顓臾。又直書季氏胡獨於長府而爲季氏諱。三家者以雍徹亦直書三家胡獨於長府而爲三家諱。爲長府者實魯公公何以改作欲恢擴舊府以儲蓄積爲伐季氏地也。而其事未行故左傳不詳春秋亦不載魯論何以書爲閔子之言書也。閔子之言雖論長府亦隱諷公以無伐季氏也。夫子嘉之亦望公之聽其言無妄動以召禍也。聖賢婉約其詞有心維魯記者書魯人則爲公諱書爲長府又以重公之所居也。

叔孫武叔譽子貢毀仲尼妄舉聖賢而輕重之而宮牆日月未窺萬一聖人之徒若子禽亦與武叔同其議端木氏直挾其言之失兩人始從此息喙其後易春秋爲戰國妄言者愈甚孟氏弟子多子禽一流其他外人皆武叔一流如公孫丑之譽管晏震之以功陳賈之毀周公贊之以過匡章譽仲子之廉不知其罪在辟兄離母公都毀章子不孝不知其罪在責善賊恩至於萬章疑虞舜之事怪其能除四凶胡爲封象則固譽少而毀多陳相許滕君之賢惜其不能並耕必至厲民則又始譽而終毀更有異者高子素稱經師而論樂泥聲譽大禹而毀文王論詩言怨毀小弁而譽凱風至對於孟子一

身亦幾有毀而無譽。朝王不果。景丑以失禮毀之。至齊不遇尹士。以干澤毀之。毀之最甚者莫如滑稽之髡。於天下有溺則毀其不援於名實。未加則毀其亟去。至若臧倉之毀其不賢。王驩之毀其爲簡。宵小之言益不足數矣。且卽及門亦有妄言者。兼金宜却。陳臻偏詆不受之。非萬鍾宜貪。彭更反誚傳食之。泰毀譽之口當時若是泛悠。孟子幾於辯不勝辯。故其言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又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所謂易言者。卽指妄言毀譽者也。記者以兩章並列。蓋能深體孟子欲息人言之意。垂戒切矣。

論語記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曰皆罕言。記子不語怪力亂神。不曰皆不語。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不曰皆四教。獨於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重言以明之。曰皆雅言也。此殊可疑。詩書執禮。節目已詳。文義亦足。似無取乎重申。嘗細按之。而得一解。詩不言誦。書不言讀。禮何以獨曰執。執禮云者。集註謂以有執守之事。非徒誦說之常。而魯論二十篇言詩者十有二。言書者二。引書以明帝王之道者二。惟言禮者居多。約之凡三十有三。特夫子言禮未嘗明言執禮。執禮之說亦門人得聞禮教而會其通於言外悟之者。

也。記之曰。皆雅言。皆字蒙上而言。謂非獨四書爲子所雅言。禮亦雅言也。且非獨禮爲子所雅言。執禮亦皆雅言也。皆雅言一語爲執禮而發。非贅詞也。

又嘗論六經皆載道之文。子所雅言四書執禮易春秋胡獨不與。讀子不語章乃始恍然。怪異勇力悖亂之事。莫備於春秋。夫子修史未嘗盡削鬼神情狀。莫詳於易。夫子繫易亦有明言。獨不舉四者以語人。蓋慎之也。春秋謹嚴。游夏莫贊一辭。而中人以下胡可語。易奇而法。其道難明。善易者要不言易。故雅言未及此二者。旣非雅言。卽爲子所不語。然謂子不言易。春秋恐適開學土荒經之漸。謂子不言怪力亂神。正以杜斯世釀禍之階。此人心世道之大防。記者有言外意也。夫夫子因論中庸之道。明明語及隱怪之弗爲。因解鄉射禮文明明語及爲力不同科。好勇疾貧之致亂。有勇無義之爲亂。亦嘗引伸而語之。與樊遲言敬鬼神與季路言事鬼神亦且鄭重而語之。子於怪力亂神非眞絕無一語者而必誌之曰不語。蓋以明聖人之維世變。謹之又謹之意。所以偶語者如木鐸之警人。所以不語者凜金銘之有戒。無言之教更切於雅言之教矣。

孔子討陳恆。必請命於哀公。非畏事也。乃循分也。胡氏乃有先發後聞之說。與程子所爲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均屬腐論。聖人舉動。萬無冒昧。攝行相事而可誅少正卯。與於夾谷之會。而可却萊兵。權在則然耳。討陳恆之必請。亦欲君之假以權。乃可以行其事。若先發後聞。非特無權。抑且越分。尼山退老家。不藏甲。所欲發者。果何兵。公家甲士。不能擅興。雖有兵。而何以發。且即可發矣。而未聞先發。恐魯人不踴躍。齊人不合力。陳氏亦未必伏誅。發且徒發。而未收發兵之效。轉蒙發難之譏。曾智者而爲此乎。况孔子欲請兵討罪。爲魯非專爲齊也。齊有弑君之賊。魯君得而討之。魯討弑君之賊。三家得而請之。三家不請。而孔子請。魯君不討。而孔子請。討其請也。正以壯弱主鋤奸之胆。并以誅權臣黨惡之心。其不先發而必先聞。則非徒以一請塞。乃責實確見其事之可爲。故敢請而先聞。以待討而後發。至哀公不許。三家不可。孔子不能逆料。而竟爲此。先發後聞之事。以自專而逞其意也。請討之意。但以爲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使果請而得討也。麟經大書曰。某年月日。齊陳恆弑其君壬公。伐齊殺陳恆。豈非春秋二百餘年一大快事乎。然卽討不果。討而請者。自請正其罪。曰弑君口誅也。春秋不書而魯論書之。

筆伐也。雖未發兵而亦既聞之不啻發之以堂堂之正論伸煌煌之大義必無可以先發後聞之事。胡氏之說迂疏而不知聖人之心者也。

詩亡之說創自孟子。朱子謂詩亡者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後儒有謂王迹熄而採詩之官廢。陳詩之典廢。所以詩亡。詩不獨指雅合全詩言之也。朱子所謂降字殊未確。攷風雅頌爲詩之三體。風者民俗歌謠之詩。雅者王者朝會燕饗之樂章。皆作於上者。頌者合先世功德歌而詠之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麥秀之詩刺其君。非美其君。故商頌不載黍離之詩。作於下。非作於上。故二雅不載此編詩之體例。限之無所謂降也。至以詩亡爲雅亡。及不僅雅亡。二說均誤。小雅褒姒豔妻日蹙國百里召南平王之子齊侯之孫等語。皆東遷以後之詩。詩何嘗亡。孟子之言亦謂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作而霸迹興。霸迹興而詩仍興。木瓜美齊桓渭陽送舅氏可證也。王迹熄而詩亡。乃暫亡。非眞亡也。霸迹熄而詩乃眞亡矣。今按變風十二國多作於春秋之世。終以幽風幽風正風也。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孔子傷之故係幽風於曹風之後。以見變之可正。曹風實變風之終而殿。以下泉一詩尤有深意。黍離閔周室慨天下之無王。無王

而詩猶未亡。下及念厲京。傷天下之無霸。無霸而詩乃真亡。故曹風以後無風也。孟子所云詩亡。乃就王迹已熄之後。霸迹未興之前而言耳。

著此則時先君子見之。訓曰。汝所云云。泛論詩亡則可。若謂卽孟子所言詩亡之意。尙近武斷。孟子明云王迹熄而詩亡。可見所亡之詩。必其關繫王迹者。鄭夾漈之論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謂之王者之迹。朝覲歌文王大明。縣燕饗歌蓼蕭。湛露出師歌采芣。六月彤弓。杕杜。此詩存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諸詩無所用之。故曰迹熄詩亡。此說於義極圓。亡之云者。非無詩也。不能以詩著王迹。詩雖存而亦亡也。孔子以世衰道微。而作春秋。以儒生操王者權。似僭而原其緣起於詩亡。則春秋與詩相表裏。亦平王東遷後一大關鍵。著王迹之詩。不忍聽其亡。昭王迹之春秋。烏得而不作。元年書春王正月。王迹之維繫僅賴乎此。詩亡而王迹不亡。孔子於春秋故不得謂其僭也。說詩須觀其通。不可穿鑿。又東遷以後。仍有雅皆出於賢人君子。思古念亂之所作。非上所制作也。上不制作。謂之亡也。亦可。朱子以詩指雅。亦未可厚非。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之說。昔人多有疑之者。攷之史。夏桀生十有七歲。商湯進伊尹於

桀至四十歲。伊尹復歸於亳。厥後尹之去就亦不詳。並無五就之說。蘇氏轍曰。伊尹以處士從湯。其適夏也。湯與知之。五就湯。桀之說。或本此書。惜篇亡不可考。是蘇氏亦疑五就之說不足據也。我意孟子此說亦得之傳聞。割烹要湯。戰國時之過言。孟子以其誣聖而嚴辨之。若五就之說。近似有理。故不必辨。而偶述之。况就桀就湯。而至於五亦想當然之詞耳。但伊尹出處不苟。必待湯三聘而始出。湯卽薦尹於桀。尹豈肯一就不合。至於屢就而不憚煩者。前何高尙。後何圓通。尹未免自爲牴牾矣。藉曰聖人之心光明坦白。就桀而桀苟悔悟。卽可以不征誅。至桀終不悟而就湯。雖說湯伐夏不爲過。尹固何事非君也。然執何事非君之說。則是人臣可以事二君并一事不已。而可以五就適爲後世二臣所藉口。是愈推論而愈可疑也。世人蔑侮聖賢。率無忌憚。韓非子以伊尹爲庖宰鵠冠子以伊尹爲酒保。五就之說正無庸深辨矣。

魯論鄉黨篇記孔子慎齋之事。有曰。齊必變食。變者易也。蓋易其所常食之食。猶上文齊必有明衣。又必有寢衣。而易其所常衣之衣也。身欲其潔。故易衣口欲其潔。故變食。然所謂易其常食。非齊之別有其食也。聖人飲食有節。肉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

及亂沽酒。市脯并恐其不精潔而不食。未齊之時其食已致。謹方齊之時其食更加謹。惟懼食之不謹。而口腹受病。思慮或亂。不能潔齊。以交鬼神。變食云者。食猶是常食。特心主乎齊。謹之又謹。遂若與常食異。故謂之變耳。不然。易衣明明曰。明衣曰。寢衣變食。何以不言所變者何食。大注本莊子說。謂爲不飲酒。不茹葷。葷有二說。一云腥屬。一云五辛之屬。就腥言。聖人不茹葷。等於人之茹素。古人致齊無此例。就五辛言。亦失之鑿。皆未足以括聖人變食之義也。

魯論記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言聖人治心之學也。孟子與公孫丑論養氣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與四絕之說可相通。猶與公孫丑論性善卽本孔子性相近之說也。試分別言之。意者任意所爲。不合於理。孔子循理而行。無他意。故曰毋意。孟子謂必有事。卽以集義爲事。義卽理也。與毋意之說通。必者效驗未至。預爲期必。孔子隨事應付。不爲成見。故曰毋必。孟子謂勿正。正卽必也。與毋必之說通。固者執而不通。物而不化。孔子則迎機順應。一無凝滯。故曰毋固。孟子謂勿忘。忘與固實交相爲害。忘卽由於固。固必至於忘。勿忘與毋固之說亦通。我者不順乎物。妄有造作。孔子

聽物自然。不逞聰明。故曰。母我。孟子謂勿助長。助長。卽自作聰明之一端。與母我之說亦通。孔子以母字自警。孟子以勿字警人。於以知聖賢治心養氣工夫本來一貫也。

匡章與陳仲子皆爲齊人。章子責善於父。見忤而被逐。仲子辟兄離母。居於於陵。世俗論之。未有不廉仲子而以章子爲不孝者。孟子獨右章子而左仲子。於章子則以出妻屏子而想見其設心。此原心之論也。於仲子則直揭其辟兄離母。推其心不啻盜跖其母與兄。而居己於伯夷。此誅心之論也。孝與廉同爲人之懿行。章子爲父出妻出妻而不受。養孝也。亦廉也。仲子離母。離妻。妻而受其養。不孝。亦不廉也。章子之廉不必論而孝則可原。仲子之不廉不足責。而不孝則可誅。章子以通國稱其不孝而抱不白之冤。特舉仲子以問孟子。固非無意。孟子論定仲子而章子可以釋然。仲子無不孝之名。而有其實。章子有不孝之名。而無其實。名實之間不可不辨也。

晉書束皙傳引竹書紀年云。益干天位。啓殺之。史通亦引竹書云。益爲后啓所誅。按今本竹書云。夏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薨。並無益被啓誅之說。史記正義引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

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今竹書亦無囚堯。偃朱事。囚堯。偃朱與夏啓殺益事。均駭人聽聞。而晉本竹書竟有此說。是必其時有懷不軌者。妄造黑白。誣聖人以自文其罪耳。學者每謂古籍可貴。抑知書愈古則愈不可信。卽以竹書論。古本猶不若今本之近情也。又丹鉛錄引汲冢璣語。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多誣而不信。然其文極古。不起自戰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此雖懸揣之詞。亦見其與晉本竹書實一鼻孔出氣者。善乎孟子之言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猶未可盡信。彼竹書汲冢甯足挂通儒齒頰哉。

有讀孟子至天下之士悅之節。而懷疑者。以孟子大賢。何輕談帝女之色。且何由知其色之好。不知婦有四德。古人本講婦容。二女之色如何。雖於載籍無所考。然就娥皇女英之命名按之。卽足徵實。其色之好。娥本訓好。方言秦謂好曰娥。故凡誇美色者。必舉常娥。英本訓華。詩經云。美如英。又云。尙以瓊英乎。而韻會云。瓊英玉色之美也。堯旣以至美之名。錫二女。則二女之色。縱不必如毛嬙西施之豔。亦決不類無鹽嫫母之嫫。可

知已况孟子此節專論人情以人情必以富貴家之女爲好總之爲舜憂難解極意形容耳曾以大賢人而如市井兒任意談人閨闔哉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見李克語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然三人雖同進而子方嘗受業於子夏則卜氏尤翹楚也孔門高弟與子夏同時設教者尙有曾子曾子居武城猶子夏居西河也當時從曾子者有七十人忠且敬者有武城之大夫特未聞魯侯以曾子爲師曾子之學不亞於子夏而子夏之遇則榮於曾子即曾子之徒有子思費惠公亦嘗師之而事跡不少概見子思遇惠公恐猶不若子夏遇文侯道尤尊重也子夏與文侯論樂詳哉言之文侯反復問難而不知倦今樂古樂藉以發明子夏亦大有功於爲師矣後世好疑之士謂文侯之立去孔子卒五十八年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又加以五十八年則八十七史記年表又載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則子夏是時已百有三歲矣以是疑文侯或不及師子夏并謂子夏序詩傳易亦係後人託名而非真手定者不知曾子子夏皆享長年鑿鑿可考果何所據而謂子夏必不能壽至百有三歲亦可笑

之甚矣。

胡青坳引閻百詩四書釋地議子游子夏一條云。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有三。時子游年纔十八。子夏年纔十九耳。而概以文學名。數語截然而止。奇之乎。疑之也。其意蓋以游夏年少。豈竟足以當文學之目。又不敢質言之。故作閃忽。不可捕捉。語氣隣於皮裏陽秋。嗟乎。閻氏自矜淹博。觀其著述。既數與朱子爲讎矣。乃又欲凌厲聖門。游夏哉。須知聖門文學。雖亦在乎稽古功深。尤主儲其德。詣宏其器。識積之厚。以流光斯爾。雅可貴。漢魏以下。載籍日滋。讀書者乃第尙博聞。強識至頭童齒豁。詡詡然自謂無愧於文學。淺矣。且卽以博洽論。又安知游夏聰慧。不早於少小時。徧覽古籍。六通四闢。乃得居文學之科耶。而僅以習於詩書禮樂史志。局游夏哉。如閻氏私意。則子思之十六歲作中庸。尤不可信。古來多有以聖童神童奇童稱於書者。謂皆烏有先生可矣。青坳此論極暢快。足令閻氏汗顏無地。顧余不解世人何專於年齡上輕議古人。子夏尤不幸少之時。人旣疑其竊文學之名。及其老也。人又疑其假師儒之位。是強將其兩端截去其一生之可恃者。僅有中間一節耳。思之啞然。